

## 土鳖

□夏鲁平

吴林心里黑暗冰冷的天空，看着两人好得整天难舍难分如胶似漆的样子，吴林不能强加干涉了，一切都顺他们去吧。李芳菲也放弃了房产证的署名权，两人领了结婚证，住在了一起。吴林说，等你们啥时想举办婚礼，我从银行取10万元崭新的百元大钞，叠成一朵朵粉红色的玫瑰花，合成一个特大的花篮，摆在婚礼现场供人欣赏和采摘。儿子不屑一顾地说，土豪吗？我看你是做梦吧！至此，吴林一直为儿子悬着的心落了下來，自己干脆退掉在外面住了大半年的租房，搬到母亲那里。

### 四

母亲的房子比较宽敞，三间屋，母亲住一间，姐姐吴云领孩子住一间，剩下一间好像就等着吴林搬过来住。吴云在孩子两岁时离了婚，一直跟母亲住在一起，一来母亲岁岁一年比一年大了，身边需要有人照顾，二来吴云离婚后不思进取，生活也没什么起色，整天靠着老人混日子。其实母亲外面还有一套房屋，吴林习惯于叫它红房子。红房子面积不大，也就40多平米，每个月能额外挣出1000多块钱的出租费。在搬进母亲家之前，吴林很想让母亲辞退租房户，自己搬到那里住，但吴云不同意，说那房子是母亲的钱匣子，母亲一个月少收入1000块钱日子肯定不好过。吴林只好便罢。有谁会想到，吴林在外面租房，滋味很不好受，房东今天说，房租便宜了，要涨价，明天又说，所有人都涨价了，就我没涨。吴林好说歹说，房租虽然没涨，但房东脸色却不好看，让他趁早找房子搬出去，她租下一个房产时一定把房租涨上来。吴林每个月为儿子偿还那20万高息贷款很是心疼，再多花出一份租房钱实在不愿意，只能硬着头皮往母亲这里挤。

吴云说，吴林住的这间屋子实际上并没空闲，孩子每天都在这里睡觉写作业，既然吴林执意要回家住，她只好把这间屋子倒出来，让孩子跟自己挤在一个屋子。

吴林听出吴云不欢迎他。也可以理解，吴云长期住在母亲家，早已把他排除在外，认定这里就是她的家，等母亲百年之后，这房子理所当然归她所有。吴林心里也认这个账，只是吴云排挤，让他心里有了一股反冲的力量，母亲还没怎么样呢，她却打起了这种主意，多么无耻的想法。吴林偏要回来，起码这房子现在还写着母亲的名字。父亲去世前，有过交代，外面那套红房子将来给吴林，这套房子给吴云，吴林当时很不满意，这种做法显然不合情理，为什么小房子给他，大房子给吴云？母亲的解释是，吴林自己有房子住，给这套小红房子你也算白得，起码比吴云强，吴云除了住我这里，她自己根本没房子。吴林想说，吴云没房子，是她自己不努力，想不劳而获，我有房子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，怎么就一下子归到你们那一套分配方案里去？父亲去世后，吴林把那套红房子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，因为母亲健在，他还不好意思把出租费用归自己所有，就是说，吴林用自己的房子出租，给母亲零用钱，母亲这么大年纪能花多少钱？说白了，那出租房屋的钱，实际上是填补给了吴云。

吴林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将事情稀里糊涂蒙混过去。

### 五

心里有了不舒服，吴林白天就总不在家。每天吃过早饭，他就推着自行车出门。现在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外上上班办事不是步行，就坐公交车，再就是乘出租车开私家车。吴林外出必须骑自行车，他的工作是走街串巷，走走停停，一整天他都在城区有老房子的地方转悠，偶尔见到闲人，便停下来，到处搭话打听有没有卖房子的。吴林买房子不是自己住，而是要转身倒卖，挣中间差价。

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很多有钱没钱的人都躁动得急于改变生活环境，有人在新开发的小区里买了大房子，把原来居住的旧房子卖掉填补资金短缺。吴林很早就看到了商机，他脑子一转，想出了门路，别看有人买新房买得热火朝天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小区新房，旧房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，他准备花20万元买个旧房，放在手里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，等房价涨起来，他再卖掉。吴林心里早就有个算计，每套旧房不多挣，能赚个七八万他就卖掉，接着买房接着卖房。

但事情总不能按他预计的方向发展，吴林推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转悠了一个多月，她始终没碰到急于卖房等着用钱的人，偶尔见到有几个卖房子的，也知道房价正在上涨，只是不知道涨到什么时候到头，轻易不出手，给出的价格，基本没有可挣到钱的空间，吴林不敢买，也买不起。

好在走街串巷成了吴林打发富裕时间的一种方式，时间久了，吴林听到不少房子的信息，也发现了不少门道儿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他一口气喝掉一瓶矿泉水，扔掉空塑料瓶子，决定放弃每天的走街串巷，改为到开发区以外的城郊买平房。那些平房过去都是郊区农民居住，跟随城市的发展速度，那些农民早已不是农民，他们成了城市最底层的打工者或小商贩。吴林买房还不能从这些人手里买，这些人早就知道自己房子早晚会被拆掉，叫棚户区改造，等着拿一大笔拆迁费，另找出路。吴林必须远离这些地方，到接近农村的地盘买平房，当然这些房子必须是正式房照，不能是农民的宅基地。那些人以为城市开发猴年马月也开发不到他们那里，又想将房子卖个好价钱，所以吴林手里的20万能买到相当不错的砖瓦水泥结构的平房，这样的

平房不过三五年房价肯定翻倍上涨。

### 六

想到这些，吴林暗自激动得手心冒汗，握着车把手整天湿漉漉的，他到这个地方找房子，必须每天五六点钟出门，晚上九点钟回家，每出去一趟，都累得腰酸腿软，回来就什么也不想地一头栽到床上。几天下来，他已经看好了3家平房，经过反复对比琢磨，评估利害得失，他终于在一天下午天黑之前选中一家。吴林天生就是做买卖的料，他不但能把眼光放远，还能把眼前的事盘算得异常精细。交了定金就算交易成功，接着吴林跑回城里，给房子更名，更了名交齐所有房款。卖房子的这户人家也是做买卖的，因为买卖做得大，需要到外地发展，这房子已经两年没人住了。吴林把房子买到手自然高兴，就像捡到了一坨黄金。卖房子的也高兴，这房子毕竟两三年没住人了，墙皮开始掉渣，能卖出这样的价钱已经算不低了。

吴林第一次涉足这个行业，很是小心，生怕吃亏上当。事情说来也怪，自从买了这套平房后，不管他付出多少辛苦，跑了多少趟这个区域，再也没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。吴林并没有放弃对房子的浓厚兴趣，他觉得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行业，一个大有前途的行业，现在他对这个行业了如指掌，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专家了。只要听说有卖房子的信息，不管自己买不买，他都要好奇地骑车过去看看，打听打听。他对房子如此着迷连自己也没想到，有时晚上睡觉做梦还梦见看好一处房子，跟人家讨价还价，眼看着成功了，却发现手里没钱。懊恼地从梦里醒来，翻了几个身，叹了几口气，想接着睡，折腾半天怎么也睡不着，起床，穿衣服，推起自行车出门，到早市上喝一碗豆腐脑，吃两根油条，继续走街串巷。

### 七

这天晚上，吴林回到家，感到屋里气氛不对劲儿，母亲居然没睡觉，敞开卧室的门好像在等他。客厅里的灯光也忽明忽暗扑朔迷离，好像有一个节能灯泡出了问题。吴云在厨房洗碗，水笼头阀门紧，拧开时，水吱嘎嘎冲着水池狂吼，压下屋里所有不规则的声音。吴林在门口换拖鞋的工夫，母亲问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。”

吴林说：“早吗？我每天都是这个点回来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记得你以前总是半夜回家。”

吴林说：“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就是这个点回家。”

母亲说：“那好，你过来，我跟你几句话。”

吴林真猜对了，家里要有事。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母亲卧室门口。

母亲问：“你整天起早贪晚地往外跑，挣着钱了没？”

终于问到了实质问题。不管母亲怎么想，吴林说：“当然挣到了，至少挣20万。”吴林把想象的数字当真事实说了。

母亲听到吴林随口说出的数目，睁大眼睛惊讶地问：“干啥挣这么多钱？”

吴林不屑地说：“搞房产。”

母亲笑了一下说：“看把你能耐的，今天我要跟你商量点事。”

吴林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有啥事你说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已是个人大了，也应该为家分担点困难，从这个月起，你每月应该交点房费和伙食费。”

吴林惊讶地看着母亲，他还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，看来母亲早就不把他当成这个家里的人了，他是这个家的眼中钉肉中刺。吴林脸红脖子粗地挠了挠脑瓜壳，猜想母亲压根不会有这种想法，是吴云怕她跟她抢地盘，才鼓动母亲说出这番话来。

吴林心里很难受，忽然和母亲有了疏离感。此时他竟无语凝噎了。

母亲说：“你外面有房子，怎么说也比你姐姐强。”

吴林说：“现在这房子还没改她的名呢，我有权住这儿。”

厨房水笼头狂吼声戛然而止。吴云从厨房里走来说：“妈，吴林说得对，你就别难为他了。”

见母亲不接话茬，吴云走回自己的房间，轻轻把门关上。吴林冷笑了一下，想吴云真会装好人。

### 八

种种迹象表明，房地产市场前景不再看好，街道电线杆上到处都是中介公司贴出的售房野广告。房屋价格不涨也不回落，卡在那儿僵尸一样硬挺着。吴林有些上火，嘴角起了泡，化了脓。他担心郊区那套平房会烂到手里，把老本搭进去。市场开始紧缩，吴林的心更是紧缩，缩得没缝了，天也开始冷了，他也不愿出门了，整天猫在母亲这套房子里睡觉。从睡梦中醒来，躺在床上眼望天棚，他忽然想，母亲这房子不错啊，温暖舒适，充满了人气儿，以前他在外面忙来忙去的，怎么没在眼前的房子上动动脑筋呢，怎么没想到他守着一块大金砖，偏偏要到外面拼死拼活地讨食儿吃呢？

吴林好像有了大彻大悟，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，饭也没顾得上吃，急忙收拾一下东西，出门把那套40平米的红房子更改到儿子名下。儿子是他的骨头是他的肉，是他全部所有，那层血脉关系谁也无法分割不开，所有的财产放到儿子名下才是最安全的，所有的房子放到儿子名下才是最安全的房子。

吴林很快到房屋登记处办理了房屋更名手续。他马不停蹄地给儿子打电话，他想急切地见到儿子，亲自把房屋登记证交到儿子手上。

接电话的是儿媳妇李芳菲，吴林直截了当说了此事，李芳菲非以抑制喜悦，说儿子刚下楼到超市买烟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干脆你过来吧，晚上好好招待你一顿。

吴林就这么去了儿子家。李芳菲好像从来没对吴林这么热情过，她的热情有些夸张，一会儿儿沏茶一会洗水果，真把吴林当一回老爷爷子供起来了。吴林坐在白皮沙发里，身体不住地往后陷，不自在了，他不停地调整坐姿表面装作无动于衷，心里被忽悠得热气腾腾。看来钱财真是个好东西，它能改变一个人的态度。吴林想起李芳菲跟儿子处对象时那一阵要闹，也不一定全怪人家，还不是自己没钱没钱耐？

儿子早就从外面回来了，接过房产证，看了一眼就漫不经心地扔到一边儿，他显然不理解吴林的心思，更没有像李芳菲那样面露喜悦。在他看来，这一切都平常稀松，请吴林回家吃一顿饭才是天大的事情。

### 九

在儿子家吃过饭，已经是晚上8点钟，儿子要留吴林住下，吴林坚决不同意。可吃过饭的身体有些懒，还有些困，连看电视的精神头都没有了，吴林真想就此倒在沙发上一觉睡到天亮。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，儿子不把他当外人，李芳菲心里并不一定接受他，他必须自觉，必须有自知之明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必须回到母亲那住，一天也不能落空，让她们知道那房子也是他的栖身之地。

回家的路上，吴林满脑子都在转悠房子的事。夜晚的风吹拂着他的脸颊，吹得脑子格外清晰，再加上脚步的活动，更让吴林浮想联翩。现在他最担心的是母亲给吴云立了遗嘱，把房子全都交给她，他一定要探听母亲的口信，进一步确认。他又觉得母亲给吴云立遗嘱的可能性不大，母亲毕竟健康，现在立遗嘱总显得不吉利，好像盼着母亲早早走了。

吴林回到母亲那儿，见吴云和孩子没在家，就坐在母亲房间里不走了。

吴林说：“从今往后，我每个月按时交房费和伙食费，一分不少。”

母亲说：“这就对了。”

吴林说：“我额外还给你一些零花钱。”

母亲说：“这才是我的儿子。”

吴林说：“我在你这儿住也总不是办法，我想自己买一套房子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支持你。”

吴林说：“买房子需要贷款。”

母亲说：“缺多少钱我给你拿。”

吴林说：“那倒不用。”

母亲说：“那我能帮你做什么？”

吴林说：“我想用这套房子做抵押。”

母亲说：“那怎么行，我住哪儿？”

吴林说：“你还住这里，抵押不是把房子给别人，只要把房产证改成我的名，我就能从银行拿到贷款，我拿了贷款就可以买房子。”

这天晚上，母亲很容易答应了吴林的请求。等吴云知道了这件事，吴林早已利利索索办完了更名手续。吴云就闹，怎么闹也无济于事，吴林毫无质疑地成了这房屋的真正主人。

### 十

母亲反应过来，哭天喊地追着吴林把房产证的名字更改回去，吴林不紧不慢地打开冰箱，拿出一瓶酸奶，插上吸管，一口一口地吸。这瓶酸奶他不知喝了多长时间，最后他放下吸干的空奶瓶说，我会更改过来的。从此走出家门不回来了，不回家也罢，他还关掉手机，怀揣房产证缩头缩脑，东躲西藏，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日子。

一天早上，吴林贼头贼脑地从20元一宿的地下室旅馆爬出来，想着母亲这两套房子至少能给他带来百万元以上的收入，便得意地抠掉

积攒了一夜的眼屎，心满意足地去地摊吃豆腐脑，儿子这时气喘吁吁跑过来，说母亲昨晚脑出血住进市医院，让吴林赶快过去。吴林脑袋嗡的一声大了，扔下那碗豆腐脑就往医院跑。

在医院里，吴林看见吴云守在母亲床边，她已一宿没睡觉，眼睛通红，不知是哭的，还是熬夜造成的。她见到吴林已没话可说，只能静静守在母亲床边。床边挂着吊瓶，大量的液体源源不断输入母亲身体。母亲闭着眼睛处在深度昏迷，不知是否还能再一次睁开眼睛。这时，吴林和吴云眼睛无意中撞在了一起，吴林看见那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面全是怨恨哀伤。吴林以同样的眼神将吴云顶撞回去。

再不回避，俩人说不定会吵起来。

十几天后，母亲离开了人世。让吴林想不到的是，在母亲去世第二天，吴云领着孩子搬走了这套房子，到外面租房住了。她对吴林彻底心凉了，凉得连吵架的心情都没有。

经过这段时间折腾，吴林感冒了，鼻子里有流不尽的鼻涕，也找不到冷风出处。他给儿子打电话，说了自己的感觉，儿子说，干脆我搬过去跟你住一起吧，正好这段时间李芳菲表妹要结婚，找不到像样的房子，打算住我们那儿。

儿子和李芳菲搬来时，吴林才知道，他那套改成儿子名字的红房子，也被李芳菲折腾给了她的表哥，她表哥住进那套房就赖着不走了。

吴林吃惊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，你再说一遍？”

吴林直觉得心冷，都冷到脚后跟了。儿子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有什么办法？儿子在经济问题上塌糊涂，简直跟他不是两路人，他要是批评几句，儿子不愿意听，说他除了钱，六亲不认，土豪吗？

吴林一气之下，感冒加重，咳嗽，发烧，不得不住进医院。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吴林满脑子都想着被儿子折腾出去的那两套房子。他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搞来的东西，儿子却不当事，真是伤心，伤心透顶了，他还想的是，要是李芳菲表妹住进儿子那套房子也赖着不走怎么办？他创造的一切，就这么被儿子败坏光了？

他看见儿子心就不顺，儿子看他也别扭，跑出医院躲着他了。吴林若不是躺在病床上，他恨不能叫回儿子抽他两个耳光。他跟儿子势不两立，不共戴天。

### 十一

吴林脑子烧得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，他想了想姐姐吴云，他从吴云手里玩弄手腕，巧取豪夺抢来了房子，搞得家里乌烟瘴气，让母亲过早离开了人世，结果他得到了什么？吴林很想吴云，想对吴云说对不起，让她搬回来住，一家人和睦睦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吴林眼里全是泪水，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，就要追随母亲，离开这个世界。他恍惚感觉姐姐正给他擦拭泪水，感觉吴云已经陪他两三天了。吴云脸色很不好，但还是丢不掉那份亲情，陪护他在医院里。吴林睁开眼睛，发现眼前的一切不是幻觉，吴云真真切切在他跟前。

吴云说：“终于醒了，你一直说糊涂。”

吴林睁大眼睛，晃动了一下脑袋，对眼前的一切确定无疑了。

儿子和李芳菲也在跟前，看来他病得不轻。李芳菲喜出望外地对着他耳根子说：“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”

吴林压住火气说：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想让我把房子也改成你的名吗？这办不到。”

李芳菲说：“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，你还真是烧糊涂了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是说吴云大姑领孩子在外面租房住挺不容易的，你还是把房子还给她吧。我知道你在郊区买了一套平房，一直空着，你把钥匙给我们，这几天我们收拾收拾，咱们搬到那里去住，你看行不？”



吴 臣 摄

